

心灵隽语

雨过列车

宗介玲

还记得之前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,若冬日里看到落雪枝头上挂满的红柿子,有人会说,“哎呀,真好看”,除此之外,再无描述;但也有人会说“村暗桑枝合,林红柿子繁”,此情此景,一语动人。

此时此刻,望着眼前绵延不绝的景色,我深有同感,却几近词穷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已经提不起笔、看不进书,决心改变却又无从下手,那种无力感和苍茫,犹如现下雨中的列车,带着青春和思绪疾驰而过,朦胧间似走马观花,更似人生路走得匆忙,来不及思考,来不及驻足观赏,来不及留下一丝丝属于自己的痕迹……

窗外的烟雨朦胧中,片片水塘一块接着一块,东家的漂着绿藻,西家的泛起涟漪,似乎相同,如经纬;似乎不同,如归属。稻田里的青苗已然一尺多高,稀稀疏疏地在水田里摇曳,在烟雨中窃窃私语。北面的天乌压压的,好似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黑面将军率领着部队来势汹汹,压抑、恐惧、无所适从;但,凡事不能看表面,云的背后是不是也是柔软,又或许会带来一场恰到好处的好雨,能安慰不久前卷着裤腿、顶着烈日将秧苗赋予生命的农民伯伯那惴惴不安的心。

稻田旁蜿蜒的小河上,有一座木制的小桥,似乎刻着字,可能是因为雨水的侵蚀,也可能是年代的久远,有些发黑看不清,但整座桥的菱形框架和拱构造仍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沧桑。如果有哪个举着风车的孩子跑过它,会不会发出吱吱吱的声响呢?我猜测它应该会。一大片的树林,不知是杨树还是柏树,隔开了小桥流水和人家,零星的几座徽式小楼,白墙黑瓦加吊脚,有三层,有四层,家家都有一个门前小院,不知道是种的瓜果蔬菜还是育的满墙花草,总之,在江南的烟雨中,自有它独特的魅力,安静恬雅,你见与不见,它都属于这里。

左手边的列车玻璃上,雨珠和风一起携手缠绵,落在玻璃的瞬间嬉笑着分散开,在高速行驶的路中形成了数条五线谱,欢快地蹦向我眼神的方向,整洁优雅。我承认,一瞬间,我也愉悦了。

有人不喜欢下雨潮湿,喜欢阳光明媚,生活在北方二十几年的我却不同,我喜欢淅淅沥沥的下雨天,喜欢那种细雨中小草摇动腰肢慵懒的感觉,喜欢雨滴落在屋檐和雨棚叮叮当当的喧嚣交响乐,喜欢雨打芭蕉或者其他什么树叶的沙沙作响,喜欢下雨天里泥土混合有益菌的芬芳,也可能喜欢就是喜欢,不需要什么道理。

这种喜欢一直延续至今,延续到我生活在烟雨江南的舟山群岛中,感受到梅雨的那种漫长,感受到渴望阳光的焦急,感受到自己开始自省是否真的喜欢下雨和下雨天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,越想得到答案,越得不到最真实的答案,这可能就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蓦然回首,人的思想和经历挺有意思的,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烟雨江南时,觉得自己爱惨了那种氤氲氛围里撑着油纸伞、独自走在长长的雨巷的意境美,甚至以忧伤的文艺女子自居;可当真正生活在那种环境中,心里却有了另一番渴望的景象。或许,少年时憧憬虚幻的美好,青年时习惯务实的状态,人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三观变化,是多吃了一年饭、多走了一年路都弥补不了的知识的浅薄和阅历的短缺吧。

与自己和解,不过分纠结,天时阴时雨,人时怒时乐,感受当下的雨,珍惜眼前的人,这种踏实随和也是人生中一种不错的体验呢!

人在旅途

神冲之魂

韩光学 文/摄



从舟山本岛出发,一脚油门加一天时间,神冲就到了。

若问:神冲系何方宝地?答曰:乃湘中一小山村也。

没错,神冲的确很小,中心地带不过长两三百米,沿乡道两侧一字排开,大都是二到三层建筑,皆临街而建,门窗亦面街而开,大都从早到晚一直开着,也一直“宁静”地“热闹”着。

说其“宁静”,那是因为它的确不够繁华,但又不乏人间烟火气,而那淡淡的人间烟火气又像一首诗,恰到好处地营造了“鸟鸣山更幽”的况味。至于“热闹”,“闹点”也在人间烟火气,再加上农闲时节,村民们喜欢持杯串门,闲话桑麻,所以山村虽小,但并不寂寥。

当然,这只是“村中心”或“中心村”的样貌。若辐散开去,那就是山脚下或小河边,那些或三家或五户的“散居”了。不过散户虽散,但都依山傍水,错落有致,宛若桃源,别具风味,其宜居指数一点也不亚于“中心村”。

初到神冲,真是看哪哪新鲜。就以那长不过

数百米的“中心村”为例,不仅有店铺、地摊,隔三差五还有大集可赶。农村大集那可是村民们的“盛宴”,也可说是农村版大狂欢。大集一开张,不仅各类吃食、山货等农产品琳琅满目,还有许多活鱼活虾和各类小鸡小鸭等,特别是那些仰颈待主的小鸡小鸭们,又呆又萌,真是让人爱不释手。当然,那些把半扇猪或整条牛腿吊在市场棚架上售卖的场景就更新鲜、更生猛、更刺激、更有人间烟火气了!

不过,这还不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。当你赶完大集,走出市场,抬头向马路对面一望,那一幕才是真正的石破天惊。原来,鉴湖女侠秋瑾烈士的故居就在眼前!这该不会是做梦吧?说真的,当时我就像做梦一样,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。

那是一栋两层高、三开间的老式民居,与临边房舍相比,明显低矮老旧许多,但也端庄厚重许多。底层正堂中央,矗立着秋瑾烈士的雕像,雕像背后的墙壁上撰有秋瑾烈士生前所写的诗词,其中,“身不得,男儿列。心却比,男儿烈。算平生肝胆,因人常热。俗子胸襟谁识我?英雄末路当磨折。莽红尘,何处觅知音?青衫湿!”尤令人动容。

从秋瑾烈士故居出发,向北偏东方向行驶大约7公里,10多分钟车程,就到曾国藩的民间相府“富厚堂”了。其正门两侧挂有一副对联,曰“清芬世守,盛德日新”。而曾国藩的另一处故居,也是他的出生地“白玉堂”,离秋瑾烈士故居更近,大约只有3公里,开车只要6分钟。

此外,蔡畅、唐群英和向警予等女杰的故乡或故居也都离神冲不远,同在娄底市双峰县内,而且她们也都与秋瑾烈士一样,“身不得,男儿列。心却比,男儿烈”,都是巾帼英雄!

说到这里,你还觉得神冲很小吗?当然,从地域意义上讲,它依然很小。但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那映照过“拼将十万头颅血,须把乾坤力挽回”铿锵誓言的一方山水,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地域意义上的小山村呢?

秋瑾烈士把一生献给了革命,死后仍不忘与英雄为伍、以忠魂自策。一次,她来到西湖岳庙,在岳飞墓前徘徊很久,不忍离去,并说:死后若能埋藏于此,那真是我的福分。

为了革命,她毅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战友们没忘她的遗愿,经过长期努力,终将其安葬于西泠桥畔。

清人袁枚曾在《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》中写道:

江山也要伟人扶,

神化丹青即画图。

赖有岳于双少保,

人间始觉重西湖。

没错,西湖之美,不仅美在山水,更美在人文。

我想,神冲也是!

生活滋味

年龄与保养

戴建娟

某一个晚上,具体时间已经记不住了,一觉醒来,我突然不能自由翻身了,不禁吓一大跳。不知背部怎么了,疼得左右不能大幅度地翻身。由于明显的疼痛,我只能选择放弃左右翻身,后来几乎不敢动了,乖乖平躺着,只能左右移动,在局促中度过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,发现自己不能独立起床了,由于背部疼痛明显,手臂完全用不上力,只能靠家人帮忙扶着,才能慢慢坐起来,感觉整个肩胛骨跟脱了臼似的。

我顶着僵硬的肩背部,不敢转身及扭头,急忙赶去医院做检查。我去咨询骨科专家,医生建议我先做个磁共振,磁共振结果显示颈1-2存在突出,但不至于疼痛如此厉害,可能是肌肉紧张造成的,建议我使用扶他林软膏,回家在疼痛处涂抹。我僵硬着头,拿着软膏回家了,后来涂了1次,感觉没那么疼了,居然就可以翻身了,我很惊讶。

后来我反思,可能是长期同一方向睡觉,加上我平时用电脑和手机,导致肩部肌肉紧张,不能自如收缩。之前家人建议我多活动活动筋骨,松懈松懈紧张的肌肉,虽然我感觉肩颈偶有酸胀不适,但自认为平时偶尔也锻炼,没有引起足够重视。

这次经历后,我有点后怕了。随着用电脑时间的增加,经常会感觉我的肩颈部大椎穴处酸胀明显,多人建议我去做保养,比如推拿等。

后来有一次,在朋友邀请下,我去推拿了一次,推完感觉轻松了很多。渐渐地,我尝到了甜头,也会定期跑去推拿,也没再发生像上次那样严重的事情。

我感慨,看来是得提前保养,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是需要保养的,只不过保养项目和内容不一样罢了。至此,保养走入了我的世界。